

## 生活感悟

我走上前去,轻轻地抚摸着它的叶片,那是一种厚实的感觉,有一股劲儿似的。

## 种花

□王苏一

我不是一个种花高手。玫瑰、海棠、吊兰,抑或是仙人掌、龟背竹,好种的,不好种的,我几乎都种过,却鲜有种活的。我大费周章地买来许多盆和泥炭土,然后翻开那些图文并茂的网络帖子,再恭恭敬敬地把绿植请进家,接着殷勤地照看几天,然后,便渐渐遗忘了。等到某天再想起,它往往已是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

这些半死不活的花,总有一个去处——我奶奶家。她是个种花高手。我总一股脑地端去她那里,而她,总有办法将花盆活。我曾给她一株奄奄一息的龟背竹,如今,那株龟背竹早已繁衍出郁郁葱葱的三四盆。或许,正因为有这么一个高手兜底,我才能如此肆无忌惮地买花,然后在它们濒死时送去急救,等它们容光焕发了,再领回来,就像是我自己养大的一样。

要说养不活,我觉得也不能全赖我。那些花儿,为什么长得那样慢呢?它们不知道我是急性子吗?为什么非得先发芽,再抽枝,慢吞吞地结苞,最后才肯开花?为什么这一切不能一气呵成?我给了水,给了肥,你理应给我点回应才对。

后来,我好像摸到了一点更深的理由。我们家的阳台,不像现在的新房子,拥有能洒进一整片光的落地窗。我们家的阳台有半堵墙,一下子把大半的天光严严实实地挡在了外面。所以,即便我给了花所需的养分,没有那慷慨的、无可替代的阳光,它们终究是长不好的。

奶奶家有一个院子,采光很好。我想,这就是她比我强的原因吧。于是,我从“光”入手,买了一个测光仪,在家里东测测,西量量,把喜阳的花归到亮处,耐阴的请到暗处。当所有绿植都待在我认为“科学”的位置上时,我心想,这下总该万事大吉了。

结果,一阵子过去,还是死了一大片。

我陷入了一种柔软的无奈,或者说,是一种淡淡的绝望。“反正种花也不是我的事业,种不好又有什么关系。”我这样安慰自己。我把残存的花草扔了大半,不想再看见它们。那种挫败感是如影随形的。我甚至有些庆幸,庆幸自己不曾在这件事上投入更多的心血——付出得少,失望就能浅一些。我不想再失望,也不想再受伤,于是,我选择了不再给予。

每次去奶奶家吃饭,她总会兴致勃勃地和我分享最新的养花心得。哪盆茉莉结苞了,哪株月季抽了新叶。我听着,心里却有些不耐烦,甚至不解。一朵花结苞,有什么可稀罕的呢?饭后,她总会领我们去她的小花园。园子的深处有株龟背竹——我曾送给她的那株,如今该是“母株”了。我记得送来的时候,它不过二十厘米高,怯生生的。现在,它已有半棵树那么高了。我走上前去,轻轻地抚摸着它的叶片,那是一种厚实的感觉,有一股劲儿似的。

不知怎么回事,那一刻,我心里忽然软了一下,觉得它很可爱。甚至,有点为它高兴。从那么一小点,长成如今这般舒展的模样,它一定被很好地对待着。同时,一丝遗憾漫上心头。我没有见证它的生长,尽管,我才是那个最初把它带回家的人。

奶奶曾好几次提出,让我把它带回去。但我都拒绝了。我给不了它更好的环境,又怎么忍心带它走呢?

我的指尖从叶片上轻轻滑落。叶片上投射出来的光在不远处的土地上形成了一个又一个湿润的光斑。我注视着他,这一次,不是遗憾。

我想,我应该为它高兴才对。

## 灯下漫笔

## 花事轻轻触

□张若恬

1

是谁捻动了油菜花的灯芯?

回老家的路上,油菜花还在两边迎风,只是明显暗下光芒。

是的,那些年轻的明晃的光芒,被季节捻进一只只鼓胀起来的条荚里。光芒成了果实,小小的,圆圆的,像一场微型叙事。

匮乏的年代,清贫在锅底晃动乌青的脸庞,是油菜花照亮了盼头。

油菜花不进城。她小小的油水,够不上水泥钢筋高筑的傲慢与偏见。

到了“五一”假期时,油菜花连她的一角头巾都没出现。劳动节,青年节,我想念她。

2

今天,一位文友给我发来一段视频,是她们去合利牡丹园的雅趣记录。

怎么镜头中还有“牡丹王”周友雪老人家?

我恍惚了。难道真有时光穿越?

我去过牡丹园,那年在众香国中,举办了一场香飘四方的朗诵会。我看望了周老,欣赏了他的满园缤纷。让我意外的是:居然有的花枝标上我们地方文化人的姓名,而展示,而亮相。

后来,我又去过两次,两人,没带起什么动静。看花。聊天。周老问我姓甚名谁,我笑了,我说我是一个看花的人。

欣赏了本土多位作家书写牡丹和周老的佳作,对花间白发人,一种敬重在心头堆起了芬芳。

去冬,听闻老人家不再折腾他的一园嘉丽,长久地休息了。我坐了小半晌,打开电脑,指头突然笨拙起来,如装沉铅。

我总觉得欠下了什么?

这位文友的视频,到底怎么回事?

植林老师、芦森老师,于我的证实询问后,先后发来了微信:“这是三年前,我们观园的旧场景。”“去年寒天仙逝,91岁,就葬在牡丹园。”

前一条微信,让我释然,知道大家的思念在穿越时空;后一条微信,令我面庞上热辣两片。

复看中华同学的视频,那一朵朵成团的猩红、雪白、灿黄中,浮现出一位老人的明眸、笑脸。

3

居家小区内,花在落,“一庭红扑簌”。

春落英,秋落叶,春秋之间人叹息。

我这个粗人莽汉,竟也矫情,看不得落英。花树怎么就长到路边,落英缤纷,覆盖石径,我掉头另择他途。

回返时,看到被脚碾压成红肉彩泥,我怔愣在早晨八九点钟的阳光下。

抬眼,树上花朵盛大,粉艳,前赴后继地落,听到声音:簌簌,簌簌……无风,无风吹,她们是自个的,在宿命的节奏中,悄悄地,扑在泥土上。

这是晚春樱花,它一落,春天的花事,

就到了捻灭灯芯的时光了。

母亲不用吹,用捻;她说过:

油灯有灵性,吹它,会摇摆,那是它害怕的模样儿。

## 风土人情

## 春夏轮替在立夏

□任崇海

立夏,表明夏天的大幕已经拉开,这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一年之中的第七个节气。每年5月5日、6日或7日,太阳到达黄经45°,万物至此皆长大,故名“立夏”。古人将立夏分为“三候”,正如《逸周书·时讯解》云:“立夏之日,蝼蝈鸣;又五日,蚯蚓出;又五日,王瓜生。”即说这一节气中首先可听到蝼蝈在田间的鸣叫声(一说是蛙声),接着大地上便可看到蚯蚓掘土,然后王瓜的蔓藤开始快速攀爬生长,这就是孟夏之初的物候现象。

立夏,是民间的传统节日,称“立夏节”。古代,人们非常重视立夏的礼俗。据记载,周朝时,立夏这天,帝王要亲率文武百官到郊外,举行迎夏仪式,以表达对丰收的祈求和美好愿望。在战国末年就已经确立了立夏这个节气,预示着季节的转换,为古时按农历划分四季自夏季开始的日子。到了明代,民间开始有尝新风俗,清代更有祭神等风俗。当今人们也十分重视,还以立夏日的阴晴预测一年的丰歉,认为立夏时下场雨最好,不然便会“立夏不下,旱到麦罢”“立夏不下雨,犁耙高挂起”“立夏无雨,碓头无米”。在盐阜地区还流传着许多习俗,尤其注重的是两项习俗:称体重和吃黄烧饼。

据说这一天称体重和吃饼,夏天人就不会“瘦夏”了。习俗是当年“洪武赶散”期间,苏州移民带入本地的。相传三国时刘备阿斗因其母投井自杀,刘备一直将阿斗带在身边。后来,刘备娶了吴王孙权的妹妹为继室,就把阿斗交给孙夫人抚养。当时孙夫人住在吴国,刘备备了礼品,特地做了许多蒸饼,让赵子龙护送阿斗去吴国。孙夫人怕小阿斗养不好,不好向夫君交代。那天正是立夏,孙夫人提出称一下阿斗的体重,来年立夏再称一次,看体重增加多少,就知道小阿斗养得好不好了。说罢,当着赵子龙的面,将阿斗过了秤,赵子龙觉得很新鲜,随口说了几句吉利话,送上包括蒸饼的礼品。孙夫人将蒸饼分给官女们品尝,个个赞不绝口。从此,孙夫人每年在立夏这一天,都要把小阿斗的体重称一下,向刘备报平安,同时仿制大量蒸饼分给官女,因而日久形成了这样的风俗。后来,随着朱元璋的“洪武赶散”流传到盐阜地区至今。

同时,立夏这一天要吃煮鸡蛋,小孩子在胸前挂“蛋篮子”(用彩线编的,里面放上鸡、鸭或鸭蛋),传说是女娲娘娘告诉百姓的,每年立夏之日,小孩子的胸前挂上煮熟的鸡鸭鸭蛋,可避免“瘦夏”。还有小孩子吃藕的风俗,据说吃藕可以使小孩长得更结实,就像“藕节节”,其实是因为藕是水生植物,具有去火清心的功效,在春夏之交给孩子食用,具有预防疾病的效果。立夏日还有忌坐门槛之说等,这些习俗风趣含蓄,寓意深远,令人回味。

立夏以后,夏收作物进入生长后期,冬小麦扬花灌浆,油菜接近成熟,水稻栽插以及其他春播作物的管理也进入了大忙季节。

春夏轮替,四时合序;农事纷繁,蚕桑大忙。聆听天地间虫儿的鸣叫,侍弄田埂上熟透的瓜果,是立夏之时,我们尊重自然、将自身融入节气的生活体验和体现。